由拳集

由拳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誄

由拳集卷之二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并序

先君丹溪翁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直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賈賈然天性寬仁大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踈闊弗審稽奇贏之術殖往往失利人或紿公沒其財公則弗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

有商人四五人持巨櫝來求共載則出海為奸闌者櫝多繒金寶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商人倉皇懇請曰事即泄某等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顧法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商人皆趣謝頓以帛十縑為公壽公笑曰吾弗發若等而私若貨謂國法何且吾不能與若等共罪不受亦終不發其事也先伯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能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亦不給強公鬻其第乃公則竟鬻其第以故家益貧公怡然弗為意

晚年則盡捐世務以花木竹石自娛性耆菊手植
数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生業客至
與公談世務公喑然不省談園林蒔藝術一花一
石之脉公輙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黨顧性益
謙謙傴僂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齔子
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問長幼賢不肖
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倬及
族孫少司馬大山既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
丹溪翁吾族之長且賢不幸隐德弗耀歲時合族

吾等皆榮紳棠而公獨以布衣儼然詣於其上如
吾輩何相率請于朝以冠帶榮之公謝曰吾既不
仕帝布自吾分也安敢以諸子故忝朝廷章服之
榮且古之巢由嚴陵豈必以章服而後重乎爾等
遭際明時事堯舜之主竭忠宣智以豎鴻業光吾
宗多矣老夫不願榮貴也諸子強之廼受公既老
益簡直與人屋立談輙見情實不能稍事款曲家
人嘗咲之曰乃翁暇以無湯餅直乃爾公聞之怡
然曰吾[illegible]直者絕當為神然哉然哉諺有之直如

絃死道邉曲如鉤封公侯吾今乃生年七十直何負於我矣吾即不能翊中扆外以效尺寸於天下然歷少壯至老靡敢一奇言行平生操務自謂不愧穹壤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權貴人權貴人中之溫御史卒誤逮繫公公忼慨言曰吾倖身砥行七十年官逮我何為者吾有罪死則其分即無罪彼其如我何毅然不為動已而卒知非公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柔而有制又若此公生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

坐數奇故又弗就其幼即隆隆恥父兄之弗振而家之日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趨尺寸頤隆性又竦鹵方困於場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為前人光而公且下世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學姑蔑公一日以無疾終隆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大驚即促裝歸歸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即世又痛已之不天不克送公終而羈旅於外也一哭而絕絕而復蘇者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隆何得罪於天絕弗令送公終也且公素長者何

不百年而以七十殁也即殁隆七日至矣何獨不令少須臾俟耶嗟嗟隆亦人子生不能養歿不及送慙愧天地為世大戮嗚呼痛哉乃位誄誄曰

大渕之瀆厥土膏沃風氣惇厚先公是毓於穆先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棄鄙箕水擔甕漢陰高揖羲皇實忌機心溫夷愷悌去爾雎盱於蒙則厚於財則踈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猾同載舟人告覺公竟遺之弗私其槖長公逋負攜第以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曾有恭士七十傴僂公實

蹈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胸臆逍遥東籬夢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温乎其容厖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景冥途何長夜臺何靜煢煢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輀在室繐帳在堂再絶再蘇明燈煌煌時維孟冬皜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黄高旻寥泬四顧莽蒼於乎哀哉亦孔之傷

大司馬張公誄 拜序

萬曆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潁上令歸則大司馬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舉於鄉歸謁公公病謝客隆至延入內室語見先生雖病猶神采比入京師數從東來者問先生起居皆言體中且大佳矣出見賓客矣洎東還拒就李有言先生不諱者愕眙不信抵會稽信矣日夜行臨哭先生登木而盡哀泪濕淫浹地上堂內外無不哀者其父問焉曰子故副腸嘗兩下第同袍咸咨嗟子歎傷哉貧也父在淺土母八十老矣而子道

西關馬願歲負米千里外而子不淥又以蒹俠裕
落故骨於浮言履危險者數矣士大夫咸泣然子
咟而子不淥曩子餬口四方也壯征也毋夫人而
下㪅泪潸如而子不涕盍生平雅不見子戚今哭
司馬公若斯衆者何曰某疇昝之哭先君也無若
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子有言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哭先君者哭司馬公奚而過矣
某鄙齡時辱知家司馬謂鷇鶵千里虎子食牛手
余任言於公公讀而大奇之走幣要某某懷刺往

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用文章名海内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西司馬遇人輒曰屠生屠生自髫時有聞則洒司馬力也蓋自是出公門下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傾獨折節接引某凡流連光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大伍無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其商確時有撰著他人或無當某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靡遲則苦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寸短尺長天刑奈何敏而不靡遲而不苦屠生有

焉嗟嗟某雖媿其言心能無感乎某為諸生好吟諷人咸目笑是庖而尸祝者希不兩傷不尌禾稼而尌羨州雖勤將安用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益也公曰不然右格猛虎左挽飛猱巷有兼材何傷之有某少居貧拓落輕財好施千里赴人一言捽臂朝乏斗粟莫揮萬錢或炊金饌玉虛左國士或草屩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以勞故人或拂衣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意則泰山為鴻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惡睹屠生屠生

蓋獸惡人士之居貧剪剪乞兒相者而以拓落遊馬吾陝察其中實不踈是庸可量乎且泛駕語駭跅弛稱材甕盎之物不進於大觀繩尺之夫局語於曠節臨深履薄一不可謂非英雄然倜儻大業豈兌拘拘翦翦似似俔俔孿縮脂韋自託鄉曲者所辯哉歲庚午其下第人於是始不信屠子雖其亦不自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苟不逢雖力何益公與家司馬慰勞其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戰之罪也曩予與子家司馬讀子文則勃勃神王

喜而趯謂褎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咨嗟竊歎已復相顧而咲謂世事不可詰若此吾御壽爵幸而第令不第至今日且奈何家司馬酒徵酣為其擊節放歌曰吾將上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嵩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轆轆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抒煩懣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聽之命命屬之冥冥彼冥冥者奚以問也令司命者舉仲尼顏回詰子將安所置對矣嗚呼世之相

知寧復有若此者乎昔管仲稱千載相知之至為之慟哭然未有若公之與其者也生我知我管子猶然至於其當何以云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斯豫子所以漆身荊卿所以湛族而不悔者也由此言之其之所以死公者當何以乎嗟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柩倉皇涉淮奄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作乎則涕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於乎我公實產東國靈海汗漭大荒冥廓乃生此

人表世模俗為英為雄間氣是毓夏絕後先配古
嶽瀆垂髫屬文佳名隐起公家宗伯逡逡姝喜謂
為神駿颯颯駒子瞻兮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
詞藻聯翩明星有爛光華自天朗照六合士林式
焉柄大江表聲猷鬱烈鼓鑄士類磨厲群喆大江
以西風行靈製至今蒸蒸多公澡雪既歷藩服乃
塡大邦保釐彈壓勳庸懋明文經武緯炳炳烺烺
晉太司馬望重　府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
去天路局促懸車乃東返彼初服髙臥嵓阿長嘯

海由遊神六籍旁引博綜赤縣之外大塊之中鯤
極龍伯小極蟣蠓近而几席遠而八紘下之蒙汜
上之鴻濛徵乎圖象灼乎豐隆塚書辟綠酉藏兵
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臺石室霞宮丹甲莫不
搴芳掇華泝流窮源撰著川瀆篇翰星縈晁物呵
護葳彼名山高出鴻鬻先登秭壇日月在下雷霆
吼啞蟭螟蚑蛸其餘位者頹波詼隤力挽大雅冠
冕南極袁儀斯文萬方飈動多士若雲士也不天
公返厥直籥兮忽兮冲舉絕塵泬兮寥兮喪我偉

人山崩海枯木落草黄苦霧四塞白日失光昔我汩汩維公是依提之泥塗升之雲霓知我已矣弦絶於斯中夜永歎哉心傷悲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月錄

雜著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爲聖人之心聖人所稱道術醕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

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峻嚴整古雅藻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之波汪洋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怪洞乎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為文矣賈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雋古甚蒼雅也如公孫大臣龐眉華髮峩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

脩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華軒翠羽充釆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䪨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合縱横璀燦蓋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缺乘蹻焉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奇位矣譬之大造寥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豈可少哉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白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爲古文辭一也由建安下

逮六朝鮑謝顔沈之流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而失神情繁枝葉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然而穠華色澤比物連彙亦種種動人譬之南威西子麗服靚妝雖非姜姒之雅端人莊士或棄而不睨其實天下之麗洵美且都矣八珍醽醴以視之古者太羹玄酒之風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世爭馳天下之甘旨也鄭衛之聲擬之咸池六英奚翅霄壤不可奏諸宗廟朝廷然而悅耳快心則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

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則寄興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悽惋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文體靡於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焉詩教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壞焉昌黎氏盖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僅能擺脫儷為散文耳姸華雖去而淡乎無采也

醲腴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猒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翕然相與宗師之是以韓氏之文遂為後世之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羣趨旌乎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下古文詞咸在正變離合總總夥矣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氏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

誠無用此文為也昌黎氏之所以為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西漢制誥誰非散文沖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嚴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廹而視之則神采隱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邪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遺其形盡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為韓子一家之言可也今弟觀其文卑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聱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寡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廢後歐蘇曾王之文大都出於韓子讀之可一氣盡也而翫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幾不能終篇也標而趨之者非韓子與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

而為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風也固非博綜詮吹以為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夫三百篇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甚而叫嘯怒張以為高厲俚俗猥下以為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而又往往自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明興壯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始力興周漢之文詩自三百篇而下則主祕唐厥後諸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興可謂盛矣然夲士大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而乏遠識踔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乎左國者得其高峻而遺其和平言史漢者得其豪宕而遺其渾博模辭擬法拘而不化獨覩其一則古色蒼然總而讀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論蓋亦時時有之有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嗟乎

文難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鎔意於心神借聲於周漢而命辭於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擬之而浩博雄渾識者自知其為周漢之文不但昌黎以下語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獨有周漢之句法耳而其渾博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玅之理未臻也故吾願與海內諸君子勉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於上品見非超玅則傍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稟靈異之氣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遠覽

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人並驅而前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咳唾以為生活彼古人且奴隸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裂我者傳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見也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得而藉口曰始二三君子姍笑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必標異而出之立於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詭古為如是不於我可少寬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得而徒呫呫倣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得之

超詣無輕謬古苟非深於古無輕訾韓歐也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將奔走焉麋而虎皮人得而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影响古人而求勝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抵掌譚詩文自三百篇下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諸公率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

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周漢間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塗其最可喜者不避麄硬不諱小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無意爲詩者李太白凌空駕語務言言蕭灑都不切事情如詩何杜寫景皆實而李寫景皆虛杜深於賦而李獨長於興然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耳僕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

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沉欝頓挫至其不避麤硬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麤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爲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冤乎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

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忼慨沉著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噓非佳境遊僊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閬風坐天姥傍日月挾飛僊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逢萊盤跚跋蹠食飲而已然後為實景可書

哉賦之與興六義所該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雖黃馬何居杜如垂老新婚潼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哀江頭賦也紀行懷古赤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飛龍懷僊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北斗興也何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楊沈宋高岑王孟其美安在藉令諸公得意之詩為後人所遞相膾炙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作人

奈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奈何能不知其美也於此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觸景創出胸臆或博蒐古今奇文與義多所鋪陳而從以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數字遞相祖述稍變換而為之蓋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攄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為詩且詩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縟者朴而野者流利而俊響者艱深而詰屈者

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玆老杜之所用擅塲也而唐人徒用麗字秀語為聲俊取其鼓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是下往往誦法唐人務為工緻而已于鱗既已若此足下何不廣心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自為一家言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緻自喜學唐人不成即又為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

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即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廻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欝清空流利逈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嫺於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宛乎誠如子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者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曷不為汲冢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

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為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為之何嘗炫奇標異試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間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質直為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年笛
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栢裡龍媒去盡鳥呼風如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
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
惜白日如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

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随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户且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来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虚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不大瑰麗乎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

知是宛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
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哀如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如君王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來如晴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芙
蓉別殿謾焚香如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杵鳴如画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不大

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置不論而獨取其纎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不月盧地下乎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文非不美顧何可學學而不成祗增醜耳余曰韓昌黎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矣且其文大氐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詩號可學與曰彼蓋無意為文者也何論工拙六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文者也美空矣余曰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無庸

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奇又何學也即學矣獨柰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也謂昌黎無所不有周漢獨何所無邪謂昌黎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和仲晦無意為文即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和無論無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氏

也不同曰語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之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屬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惧殞越

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来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
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缾
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
倡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
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
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来頓瞻帝京徘徊
宮闕咏宋微子麦秀之詞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挹

腕而起仰天長號盖不知其淚之潺潺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顧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憐於中原乎氊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盥觧下𪍿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

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頓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令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

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
國其熟計之無忽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某奉詔討
嶺西猺狼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仰仗天
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以嶺以西
南控交廣壯極牂牁冉駹邛笮之所鬱盤蒼梧灕
水之所襟帶大藤峽折而走險密箐叢篁亙而造
天自盤瓠啓疆南粤王檀命以來夷獠竄宅凶逆

盤據編民土豪因緣爲姦阻山谿之險憑林麓之深抗撓官軍剽掠遠近飄忽出沒肆爲跳梁得志則橫行於一方失利則逃竄於崖谷勝則虎攫鴟張敗則狐潛鼠伏累煩徒衆迄不能平禍本不芟蔓蕪莫盡侵犯我土宇虔劉我元元將士懷枕戈之憂邊人苦荼毒之慘是累歲之所經營而弗靖者也皇帝乃眷南顧閔念黔首因賜臣以璽書假臣以節鉞計在討平禍亂奠安疆圉臣爭肅將天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氣謀在夙成

機隨事變相其地形扼其要害張疑設伏先聲伐
謀截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士之
協心金戈耀日鐵騎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官奮
於貔虎前隊鳴刀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
纛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南臨戎氣先奪叱咤則
山嶽鼓舞顧盼則江河倒流一戰而賊鋒已挫再
戰而虜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
卵擣其巢穴殲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
明而開瘴癘入桂清塵挽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

色斬首百十萬俘虜百千許血變河流黃沙四赩遺骸山積白日爲昏短柝不鳴長鯨影滅狀大𢦏於京觀斷槐檜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閭閻復業草緣蠻烟散千家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歌千里以之蕩平百蠻爲之震動鐃謌清而列校喜朱鷺肅而蕃部寧將勒銘於萬年用告成於九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唐蒙橫下瀨之戈而已哉盖當虜運告終皇靈大暢臣何力之有方且東晏鯷人之國北淸大漠之塵盡平四夷永寧函夏

皇圖萬紀與天無極臣等亦且息鼓華而歌擊壤銷金甲以事春農不勝踴躍歡忭之至謹遣其官臣某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家母姓趙氏外家祖父諱瓚與吾文懿公同舉於鄉文懿公才外祖相得甚驩用薦起家累官江西叅政趙氏至叅政公蓋五世科第矣家母幼得家教敏慧多法度選名家子歸先君先君為人朴茂坦夷少居里閈頗好樗蒲六博挾彈走馬以故始

學學學廢已學殖殖又敗殖失利不止已又失利又不止從敗殖之道至四五裝不利而終不肯綴不為猶謂是遺然云伯氏斷其第償官逋併斷先君第先君弗問人或紿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毋朝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君逮晚年子女諸孫寖多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懸解不復厪意家人産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日中行遊至莫有齁齁臥耳詰朝不問晨炊趣遣籬走眎群卉槩枯而時乃

潅溉家事無關白先君即有關白先君殊弗聞事無細大咸家母身當勤苦盡瘁積數十禩靡有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諸兄皆又學學不就而先君以歲丙寅見背蓋自是家奄微不振乃不肖隆稍稍以學起諸生間家母嘗忼慨謂不肖隆曰自而父以拓落自遣遭家不造吾備嘗諸艱難積數十年於茲今老矣辈兒子用文學有聲庠知鄉之薦紳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起大業無論逢時致身即克自砥志好脩而不忝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

伸矣乃隆又困諸生十年意嘗邑邑家母曰力田不如逢年年且不逢雖力何益兒安之而母豈以數十年之艱難而心豔而一朝之倖兒安之至去歲丙子隆始獲舉於鄉歸家母又忼慨言曰兒今幸一舉惜而父不及見而父平生拓落無他腸終身不見機事今兒能用文學起家庶幾華而父之素行矣是吾之所以悲而復喜也若兒子之榮遇尚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無忝為人第餘事耳今年是為萬曆丁丑不肖隆

幸登進士第而家母適春秋七十有九隆奉命瀕上令行有日頎自度家母明年八十而隆且以史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敬用儌寵靈於吾子吾子實知不肖隆深幸不惜賜一言為先榮豈惟家母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已時幸吾子其實圖利之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錦帳詞

黃姑織女銀河渡天上雙星弄玉簫即金屋貯人間二玅連理瓊枝倚春風而闘美合歡錦帶指新

月以要盟花生綦履步搖光暎流黃風動明璫文綺香薰積翠洲渚和聲度王雎之窈窕延津寶氣合龍劍之雌雄綢繆不解託雅調於朱絃宛轉無端寄柔情於錦瑟蓋移洞府於塵寰即神僊不足為樂而等佳期於天漢雖日月不足為長連婚龍女徒傳柳毅之譚下嫁文簫奚取綵鸞之事恭惟郎君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年少登朝羨芙蓉之出匣才高作賦抒錦繡之凌雲茲者上書以請暫辭鵷鷺之班奉詔而歸求結鸞凰之侶文就千言美

吳東都之才子妝成七寶嫣然南國之佳人洛濱拾翠蘭房祕照乎夜珠上國觀花梓里況榮乎董錦縈蠟高燃總姤盈階之月色紅銷半拂猶懷滿袖之天香光華並耀倚緯約而花番律呂相和吹參差而鳳下語燕窺簾青春淚而不去流螢度砌良夜何其未央生平之樂事都無人世之歡娛不數○縷結同心日麗屏間之孔雀蓮開並蒂影憐池上之鴛央然且饁冀缺之耕舉梁鴻之案此才鮑謝彼美姬姜采綠道周薦蘋宗廟百年為好萬口

稱賢、於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敞、正開簾、花近龍笙、金屛月上、羅綺香中雲不散、相映銀釭繡幌、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天風吹得下、似一雙綵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郎君得意辭天仗、乍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轉流蘇、誰不羨萬朶芙蓉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閬占斷人間歡樂事、只人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堪賞、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終

由拳集叙後

青浦門人彭𥂕汝讓著

由拳集者東海屠長卿先生所著也集凡若干卷搞菁弱冠者十四振藻登庸者十六㠃既成而有客謂先生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何物長卿乃手探象緯口吐霞霧雕鎪匠之竒洩

造化之窟耶又曰櫝肴異珍詎令長藏懷有明珠曷俾晴按盍廣諸先生謝客曰丹素異炫識鑒逾昏故茂先寡智則誰為干將誰為莫邪子期亡賞則誰為高山誰為流水鮮英罕存華辟易毀吾將藏之名山矣客曰子虛賦而孝文恨不同載法言成而君

山知其又傳余固靡有知識詎寧以
磨為麟以雉為鳳耶且好醜妻憎袮
匪相闊樹蘭琚瑀亦所並崇縱積毀
扇於青蠅多口滋於姤婦吾為子解
嘲矣乃親披編牘用以殺青云嗟乎
先生杰堇曜靈蛟門孕秀家無擔石
釜有生魚門對大流曠多塊抱雅蹈

雜伎獨喜豪吟探玄而玄咀微而微上疇千古闊步一世旁無人也嗟乎先生束髮授書游心區表開設門戶標封旗幟縱横蔚於河漢綺繪充於箱帙猗與偉矣夫敏以楊脩彌日不獻才以劉瑦攬筆遲回先生舌妙談鋒腹涵經庫含毫輒紫千言動墨即

申長素雲颷電駛風行濤怒飛兎膽
鬅山鬼魄禘洵才轢賈誼捷先枚乘
美聿稽竹素可得而云其文漆園在
前御寇在後先秦驅左兩漢馭右其
詩諷溪三百韻標十九沈宋良朋李
杜好友其易則迸澀囏之指其難則
薄平淡之趣其詭怪則目游神竊其

突瘚則肘搏巨蟒其深長則遠人之
入太興其奔佚則造父之控生馬思
劇沈鬱語亡襲仍凡極天峄地形越
神趦即小際嫺情意新句繪曾何心
於夙揹特棹觩於食時嗟乎先生所
謂天地心生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者
耶先民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載

觀先生有不其然夫法程衘勒雅道趦趄磬折壓宮斯文氏迮嶅勣則弄吻舞文豪強則闢白請覆材難徧及職豈易宮先生為之子產服寬魯恭著異府若無人迹若無吏惟恢刃以覃猷每掞而丽而清嘯南州之榻以下壯海之樽不空雖宓子鳴琴蕎生勾

漏胡足云矣　汝讓以襪線之材誤妝欒籠之物幸披心肉猥屬論序魏文賊觀於捧玦交甫託視蚌解珠無以過也雖然概蘭英之為國香豔仁表之為人瑞汝讓不敏敢不攄肝以[illegible]意摛辭而抒素云